

# 论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理论特质

何香明

广州航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700

**摘要:**新时代美好生活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表达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新时代美好生活观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统一、实践主体的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实现方式的资本性与劳动性统一、实践模式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等理论特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新时代美好生活观;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4.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4-0001-08

新时代美好生活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独创性而展开的<sup>[1]</sup>。目前学术界对美好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理论内涵、内在逻辑、实践路径进行了探讨,这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合,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本身蕴含着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虽然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整个社会历史进程距离马克思提出的要在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实现“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sup>[2]</sup>的美好生活图景仍然相当遥远。在这种情况下,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成为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人民理想生活样式诉求的集中表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美

好生活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发展而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理论特质。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统一

对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哲学形态特征进行探讨,本质上是要回答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是什么和如何定位新时代美好生活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的问题。与黑格尔以思维对对象抽象的高度为标准划分哲学形态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不应单纯地以精神形式存在,哲学与世界应该是同一的,即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sup>[3]</sup>。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对新时代中国国情下人民理想生活诉求的崭新表达。作为一种理论,新时代美好生

收稿日期:2023-0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18VZT003)

作者简介:何香明(1993—),女,湖北省黄冈市人,广州航海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其现实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人民现实诉求的理论探索。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说:“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sup>[4]</sup>马克思批判唯心史观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传统的理论思辨哲学都沉浸于哲学的“副本”之中,而忽略了生活世界这个“原本”。马克思主张“批判和实际斗争”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要从生活世界这个“世界的原理”中阐发哲学这个“新原理”,将改造世界的理论和现实统一于改造活动之中。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这个“世界的原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凝练的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诉求理论概括的“新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内在的原理及其建构、适用、创新无不体现着哲学形态的根本属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sup>[5]</sup>。

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理论性是指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依据马克思关于美好生活相关论述凝练出的新时代人民关于理想生活追求的上层建筑,内蕴了对新时代中国“以生产实践为核心的现实事物及其联系等的规定性”<sup>[5]</sup>。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现实凝练出的新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时代美好生活不仅是作为一个现实的目标存在,其内涵也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的奋斗

而不断丰富,包括实现中国伟大梦想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多层次需要的现实任务、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主题、依靠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和倡导世界各国共建共享的治理方案<sup>[6]</sup>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可以说,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本身就是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理论回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性。

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现实性是指在努力向马克思所描述的“美好生活”靠近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任务阶段性地为实现美好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马克思笔下的“美好生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旨趣,但是马克思同时也反对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实现马克思理想的“美好生活”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美好生活的实现还是一个现实的历史性的过程。尽管我们无法预期何时能够拥有这种最高形态的美好生活,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我们现在只停留于当下,不去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样式,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踏上那条朝向最美好生活的道路,那么,最美好生活肯定会与我们擦肩而过<sup>[7]</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奋斗,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渴望的经济政治文化独立的“美好生活”,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渴求的摆脱贫困、实现温饱的富裕的“美好生活”,新时代人民追求的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更高要求的富强的“美好生活”<sup>[8]</sup>。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探索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是逐步向马克思所描述的“美好生活”靠近的过程,也是将“美好生活”付诸实现的过程。也就是说,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阶段化地将“美好生活”现实化的基础之上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转化,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民对生活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这是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现实背景,同时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本身也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不断发展的现实过程。

## 二、实践主体的党性与人民性统一

实践主体是对美好生活由谁创造的历史观和美好生活为了谁的价值观问题的根本回答。美好生活是一种生活理想,是现实主体在继承历史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劳动实践更进一步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场景的生活样式。对美好生活实践主体的厘定关系着对实际创造社会生活的主体身份的确证,以及对享受美好生活权利主体的认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美好生活是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生活场景,其创造者应然也是美好生活的享有者。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有产者对无产者劳动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了美好生活创造者和享有者之间的割裂。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的优先性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以对立和对抗为特征的,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是无法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的<sup>[6]</sup>。考虑到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条件性,马克思主张由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重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各劳动阶级,通过劳动实践创造美好生活。

马克思之所以主张美好生活的实现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决定的。作为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无产阶级是和资产阶级相伴随产生的,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无产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决定了无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真正的掘墓人。同时,马克

思认为,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团结和领导其他各阶级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天然地与其他各劳动阶级之间存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命运是与全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与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其他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中间等级”),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小商人等,虽然在具体利益上存在矛盾,但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和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这些阶级“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根本利益就完全融合起来<sup>[9]</sup>。因此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领导和团结其他各阶级开展社会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和必要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创造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主体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由无产阶级带领其他各劳动阶级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sup>[10]</sup>。坚持党的领导,不断丰富和拓展人民的范畴,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的两个重要原则。新时代美好生活强调实践主体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美好生活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对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一方面,在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坚持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带领中华民族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维护和实现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蛋糕”越做越大,我们党也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党内出现了“‘远在天边’的‘老虎’”,还有“‘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sup>[11]167</sup>。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如何继续发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新时代美好生活中的先进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sup>[11]43</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从严治党关系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升。党的十九大指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sup>[12]62</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sup>[13]</sup>。同时通过加强广大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来加强思想建设,通过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加强作风建设,通过贯彻从严治党“八项要求”、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来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党的自我革命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提高了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保证工人阶级在新时代美好

生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不断吸收其他社会阶层中符合入党条件的优秀分子,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调动人民参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战略部署中,强调人民在制度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探索的智慧凝结,经历了从探索到建构再到完善和发展的历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的实践经验,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既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又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 三、实现方式的资本性与劳动性统一

实现方式是关于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关键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劳动主体的认证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美好生活反映的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或者不断趋近于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活状态。美好生活的“美好”,不仅在于最终呈现状态之美好,更在于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是人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挖掘自身的能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的劳动过程就是实现客观世界的改造和人的发展的美好生活过程,劳动本身就是通往美好生活的具体途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在资本的统治之下,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劳动不断抽象化,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sup>[14]</sup>,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摄局面,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绊脚石。马克思认为,资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发

挥过积极作用,但资本只能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在对资本的批判中,马克思找到了美好生活实现方式的人本回归路径——劳动。

一个事实是,资本逻辑驱使下的劳动导致劳动者的人格主体与价值创造主体的严重分裂,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sup>[15]</sup>,然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sup>[16]79</sup>。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指出,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资本与资本主义“决不会灭亡”<sup>[17]592</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虽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实现消灭资本、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sup>[16]435</sup>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让资本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劳动的剥削本质,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要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资本的社会属性是由其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资本兼具增殖性和公有性,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落后”到“不平衡不充分”表明,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sup>[12]11</sup>。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不平衡不充分”又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都说明当前我国社会生

产力发展总体上仍然不够充分,还不构成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sup>[18]</sup>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愿景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集中反映人民生活理想诉求的阶段性目标,且处于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性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要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应在社会主义大制度背景下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sup>[4]562</sup>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应该利用资本以及如何利用资本并没有明确的论述,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方式的资本性是指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健全资本市场功能”“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sup>[19]</sup>,充分发挥资本在提高财富使用价值和生产力水平的文明性的一面<sup>[20]</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强调规制资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sup>[21]</sup>。有学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把资本发展问题上升到了资本强国的“国家战略”高度,扩大了社会主义资本非资本主义的一面,发展立体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强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sup>[22]</sup>。新时代我国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充分发挥其刺激劳动者劳动积极性和在劳动过程中优化劳动资源配置的作用,有助于劳动者实现自身价值、增强在劳动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但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关系本身必将被历史扬弃,转而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劳动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劳动将成为人的发展的第一手段,也就是说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人民生活理想,虽然当前阶段不能完全消解资本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历史作用,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富有原则高度的价值指向决定了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劳动为原则的社会生活方式。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方式的劳动性是指以公有资本为主体,调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劳动过程中最大程度增强人民的劳动获得感、幸福感,维护和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sup>[23]</sup>,“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sup>[24]</sup>,“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sup>[25]</sup>。

#### 四、实践模式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

实践模式是关于如何将美好生活的生活理想付诸实践的顶层设计问题。作为一种生活理想,美好生活的实现必须以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为载体。囿于世界各国国情和经济实力殊异,每个国家关于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理念和实践模式各不相同。正如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总是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舞台,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作为世界性的存在方式<sup>[26]</sup>,新时代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从宏观角度来说,其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当下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性批判发展的结果,其实践模式具有世界普遍性。从微观角度来说,一国是否和

能否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和宗旨,是由一国政治制度和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新时代美好生活观是党的十九大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具体背景下提出的符合新时代我国国情和人民愿望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其提出有具体的现实语境,其实践模式具有一定的民族特殊性。

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世界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讲,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的夙愿,人类社会一直在追求美好生活。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从追求有食果腹、有衣蔽体、有瓦遮身到反思外部关系,从个体现实生命的生存要求到与生活相关的生命力的发展需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17]36</sup>的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其不可能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新时代美好生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载体,社会主义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萌发出来的,是对以往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制度的扬弃。其二,从一国构建人类理想生活方式的经验借鉴来讲,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借鉴世界各国践行美好生活方式的新时代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sup>[11]543-544</sup>

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展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参考和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发达国家在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方面比较成熟的经验。例如,在就业和就业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方面,德国的“哈茨改革”和丹麦的“灵活保障”模式;在医疗保障方面,德国的“俾斯麦模式”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模式”;在养老保险方面,德国的“里斯特养老金”和瑞典个人名义账户和积累制账户;在家庭政策方面,德国的“男性主导”和北欧“女性友好”的家庭模式;等等<sup>[27]</sup>。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民族性是指美好生活的提出和实现应当具有自身的特点。历史上西方有“理想国”“乌托邦”、中国有“大同社会”的理论设想,也有以“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sup>[16]525-526</sup>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像“法伦斯泰尔”公社、“新和谐”公社这样“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sup>[17]62-63</sup>在不运用阶级斗争、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立即解放全人类,以实现“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sup>[17]64</sup>式的美好生活。恩格斯批判地指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sup>[16]528-529</sup>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是由自发组织的无产阶级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的带领全人类解放的事业。因此,“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sup>[16]537</sup>,也就是说,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条件性、特殊性。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先验地设定事物的发展结果,按照已经设定的结果去规范事物的进程,主张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出发,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之中不断促

进事物的发展。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符合人民愿望的美好生活愿景。首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理念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出场的文化传统逻辑。当柏拉图在架构一个金银铜铁的理想国时,儒家思想家孔子描绘了以“道德伦理、天道性命、百姓民生”<sup>[28]</sup>为主题的未来社会理想生活状态——大同社会。沿革儒家思想传统,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构想。实现美好生活是中国人埋在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其次,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出现历史性变革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出场的客体必然逻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其中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落后”到“不平衡不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虽然任重道远,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段却取得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成就,这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提出奠定了现实基础。再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出场的主体应然逻辑。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蛋糕”越做越大,人民越来越关心“蛋糕”的分配问题。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提出符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满足最广大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需求。

#### 参考文献:

- [1] 项久雨.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1): 4-24, 204.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7.
- [3] 王清涛. 马克思哲学之哲学形态革命[J]. 理论学刊, 2021(2): 44-53.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陈宣明. 马克思的哲学形态理论新探: 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统一[J]. 哲学动态, 2019(6): 35 - 43.
- [6] 罗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美好生活观的理论内涵及其科学品格[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2): 33 - 39.
- [7] 李志. 中国式美好生活的哲学解读[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58(6): 141 - 147.
- [8] 朱雪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美好生活”的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J]. 教学与研究, 2019(10): 38 - 46.
- [9] 汪亭友.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概括: 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科学——兼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与科学性、人民性的统一[J]. 政治学研究, 2011(1): 24 - 31.
- [10] 习近平.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4.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1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党建, 2021(7): 4 - 9.
- [14] 杨国华. 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3.
- [15] 罗建文. 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主义劳动修复[J]. 湖南社会科学, 2019(3): 16 - 24.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0.
- [1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0.
- [20] 钱智勇. 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的双面性[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2): 98 - 107.
- [21] 习近平.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7.
- [22] 速继明. 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逻辑演变及构建[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0, 41(3): 141 - 146.
- [2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44.
- [24] 习近平. 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 - 04 - 29(02).
- [25] 习近平.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 - 04 - 29(01).
- [26] 贺方彬. 论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2, 14(4): 22 - 28.
- [27] 徐清. 欧洲福利制度主要模式的比较与借鉴[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3): 126 - 132.
- [28] 敦鹏.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8): 49 - 58.

[责任编辑: 毛丽娜 武威]



引用格式: 何香明. 论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理论特质[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4): 01 - 08.